

翠袖飘香

玉蟾胭脂系列

翠袖飘香

台湾·古龙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3号

玉蟾胭脂系列

Yuchan Yanzhi Xilie

翠袖飘香

台湾·古龙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文登市印刷厂印刷

字数:1216千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5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责任编辑:马达琪 封面设计:星花

ISBN7—5313—1145—3/I·1025

全套定价:57.95元 本册定价:7.60元

内 容 简 介

艳尸，一具名符其实的艳尸，不但不会使人害怕，甚至会使你热血沸腾，想去伸手摸一下。

一位美丽的富家小姐再加上艳名，死后顺理成章也就成了“艳”尸，何况海大小姐全身还是裸露的呢？能够的上一个“艳”字，管他是死是活，吸引力还是一样的。

奸杀案，是否武林中采花贼所为呢？结果大为离奇，作案者竟是三个良家妇女。

然而这只是一个大阴谋中的一个圈套，整个武林因此一时而混乱。于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搏斗由此而开始了……。

目 录

艳 尸	(1)
女 杀 手	(79)
假凤虚凰	(105)
自相残杀	(165)

艳 尸

这是一具艳尸。

一具名符其实的艳尸。

这种艳尸非但不会使人起鸡皮疙瘩，也许会热血沸腾，甚至想伸手去触摸一下。

是不是年轻女人的尸体都可以称之为艳尸？

也许是的，只不过这女人要是很丑的话，又该如何？

这位海家的大小姐是这镇上的名花，富家小姐再加上艳名，死后也就顺理成章变成艳尸了。

何况，海大小姐是全身赤裸的。

这景象就连办过不少奸杀的庄捕头头，第一眼扫瞄

这具艳尸时，那目光也像火药在高热下爆炸一样。

只要够得上个“艳”字，管他是死是活，吸引力都是一样的。

海蓉二十一岁，肌皮细嫩，应是一朵含苞的牡丹，在暴风雨下被摧残了。

看来她是被玷污后扼死的。颈上有扼痕及淤血，玉腿上及肘部有挣扎时破皮现象，只不过一切都还美好，仅仅表皮上略显苍白而已。

庄天行指挥仵作仔细检验。

是否武林中的采花贼所为应能看得出来。

通常武林中的色狼在采花时会点其穴道，这样女方不能喊，但能作轻度的动弹。

有的事毕点其死穴，有的任其自生自灭。

所谓自生自灭，那是指贞烈的女子被污后，会自求解脱的。

照例，这种案了，仵作必须检查下体，边看边向捕头报告，如捕头不放心，还要自己亲自看看。

此刻庄天行就在仵作报告下体受伤，有被奸淫情况的情况下，他自己亲自看一会。

当然，还采了“液体”样本回去研究。

这工夫，庄捕头的好友“九州飞虹”司马超群也来了，本来这场合不宜外人介入，至少死者家属绝对反对的，只

不过是庄捕的好友，也是正人君子，自是例外。

司马超群也仔细看了一下，二人交换一深意的眼色。

他们的眼色深度，连件作都不懂。

这艳尸是百看不厌的，不像一般尸体看了第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

要是爱幻想的登徒子目睹此景，可能立生幻觉，摆臀摇胸，如临风芍药，巧笑媚视，像殒星余辉，歌声乍起，疑是群莺出谷，裙带乱飘，不辨肉色花香……

问过苦主夫妇关于海小姐的交游，自是十分娴淑。

要发生这种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也照样会发生。

相反的，成天串门子往外跑的姑娘，要出事也不会发生在闺房中，庄子行也问过苦主，知道失去名贵手饰、古董及黄、白之物，总值约五、七千两。

庄捕头等人一走，海员外立刻在艳尸上蒙上白布。

别人就是想再看一眼，他们老夫妇也无法忍受。

刚才要不是庄捕头和那件作，嘿嘿！那么正看反看、横看竖看，甚至还扳开下体看且用手摸索，天！不出火爆场面才怪。

他们是办案的，为女儿缉凶伸冤的。至于看下体还用手触摸，他们虽不知动机，却信得过捕头。

庄天行的品行，似乎比他的技艺及破案率还要高。

屋中点了几支大蜡烛，屋子不大，所以显得很明亮。

庄天行、司马超群及桑振东在喝酒。

如果仅是这三人在喝酒，通常不会超过两个菜。

甚至只有些花生米及蚕豆花等等也就够了。

因为他们无一不穷。

庄天行虽是捕头，出差费有限，永远是入不敷出。

司马超群和桑振东二人更不必说，他们的衣袋是十掏九空，穷，似乎正是他们人格的保证。

要是他们想过很舒服些或者发财的话，心眼活动一下就成了。只不过“有所不为”使他们虽穷而不寒伧。

似乎羡慕他们穷的人也不在少数。

桑振东道：“小庄，这是第三件奸杀案对不对？”

庄天行点点头，喝了一口劣酒。

桑振东道：“连续发生了三件奸杀案，你居然还没皱眉，淫徒越会大笑，让他哭总比让他笑好些！”

桑振东道：“怎么？咱们不皱眉那淫贼就会哭？”

门外有人道：“让谁哭呀？”

一下子涌进三个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女人。

都很美，只是美得不一样，打扮入时，全都浓妆。三人站在桌旁，打量桌上吃得快要盘底朝天的菜肴。

要是菜多了些，她们一定会叫起来，说他们太浪费。

因为他们正是庄天行、司马超群及桑振东的妻子及

妹妹。她们三位一体，永不分离。他们三人交成莫逆有什么好？

“环肥”是冷玉，是司马超群的老婆。

“燕瘦”的纪小秋是桑振东的妻子。

不肥不瘦还是个小姑娘处的庄荪是庄天行的妹妹。

她们三人好得整天在一起鬼混。

这三个女人也没有什么，唯一使庄天行、司马超群及桑振东头痛的是，经常抱怨他们的穷困，没有多大出息。

身为大丈夫，对于妻子或妹妹抱怨贫困，却也没有话说，在他们来说，只要穷得心安理得就行了。

冷玉以两指在盘中捏了一片牛肉塞入口中道：“你们在谈论什么？好像是让谁哭什么的？”

司马超群道：“妇道人家少管这等事。”

纪小秋道：“司马大哥未免太小看了女人！”

庄天行道：“我们在谈奸杀案，我们的意思是不要为这三件奸杀案皱眉头，以免淫徒在背后大笑！”

庄天行道：“为什么？”

冷玉颇具自信地道：“因为他相信你们永远也破不了案。”

三女的举措，似乎与往常不大一样。

庄等三人互视一眼都不出声。

三女说的也并非夸大，这种案子的确不好破。

就算是大海捞针，至少还知道是一根针掉在海中，抓淫贼就难，难在不知谁是淫贼，更不知淫贼在何处？

除非又在作案之中被逮到。

三女走后，三人的酒菜也光了，立刻分头去办事。

正如三女所说的，他们找不到一点破案的线索。

第四件奸杀案发生时，庄天行有点焦躁不安，因为长此下去，很可能不出两个月会增加到十余件之多。

今夜，庄天行召集二友在镇外土岗上小酌。

桑振东道：“这倒好，案子一点头绪也没有，却来此作业，真正是所谓黄连树下弹琵琶……”

司马超群手一挥，桑振东被他们二人的严肃之气所感染，立刻收敛了戏虐之色道：“啥事？”

庄天行举杯一照，三人干了一杯，道：“超群，你说。”

司马超群道：“还是你说。”

庄天行道：“振东，你对自己的老婆了解多少？”

桑振东一怔，反问道：“你对自己的妹妹又知道多少？”

庄天行道：“很少。”

桑振东摊摊手，表示和他一样。

只不过他无法想像小庄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司马超群道：“这么说你就比较容易懂些，近来你不以为她们三个女人的行动太诡密？手头也比较宽裕多？”

桑振东似乎下意识地想了一下，又肯定地点点头。

庄天行道：“你有没有想过，她们的改变太不合理？”

桑振东为人木讷点，思考力自然不如小庄及司马二人，他想了一下，道：“你们有什么话何不直接了当说出来？”

司马超群道：“钱的来路问题。”

桑振东搔搔头皮，道：“来路？”

庄及司马同时望着他，桑振东的太阳穴上突出青筋，握杯的手也有点抖，道：“她们会干那个……”

二人同声道：“干那个？”

桑振东呐呐道：“这个……”作脱衣状。

“呸，呸，呸！”司马超群道：“你是什么脑子？”

桑振东不好意思地道：“我脑子里装的全是浆糊！”

庄天行道：“你有没有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桑振东自然想不到小庄及司马二人所想到的事。他茫然道：“是什么可怕的事？你们为什么还不快说出来？”

司马超群道：“你有没有和奸杀案产生联想？”

桑振东一震，忽然又大笑起来。

二人几乎知道会大笑。

他不大笑就不是桑振东。

他们二人如不能使他大笑，也不是庄天行和司马超群了。

桑振东笑定之后见他们二人一直望着他，他呐呐道：“怎么？你们二位一点也不以为自己的想法可笑？”

二人一直摇头，道：“不！”

桑振东大声道：“女人奸杀女人？甚至你们还看过艳尸的下体，都有粘糊糊的……”

庄天行挥挥手打断他的话，道：“经过仔细查寻检验，那是一口浓痰。”

在被害者下体内吐上一口浓痰，再弄出点伤，的确，谁会想到那不是淫徒而是劫财的女人弄的？

了不起，真正是金头脑，不管对不对，仅仅是这个联想就应该获得大声喝采。他就永远想不到这一点。

他用手比划着，表示这仍灰未免太玄。

尤其是一位捕头的妹妹，一位一介不取的大侠之妻，和他桑振东的老婆。他不敢和他们二位比，一位是名捕，一位是武林名宿，不仅是名字超群，艺业也十分超群。

桑振东不知道是自己的头脑太旧抑是他们的头脑太新？

只不过以过去的一些例子来说，他自己的脑子至多

是半新不旧，所以他必须放弃和他们比较的念头来面对事实。

桑振东呐呐地道：“我老婆也许浑蛋，你们的……”

司马超群道：“同样地浑蛋！”

庄天行忽然把酒干了，丢了酒杯，长长地叹了口气。

桑振东道：“小庄，你很少叹气，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除了叹气之外，依我看，咱们应该同声一哭！”

庄天行站起，以无比冷漠、严肃的口吻道：“走吧！”

司马超群和桑振东都丢了酒杯，默默地跟着。

他们不知道这位“鬼捕”这回如何捕法。

他们也无法想象，小庄见了他的妹妹第一句话怎么说？

只不过他们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麻烦来了。捕头自己的妹妹，以及捕头好友的妻子来这么一套，叫他怎么办？

他们一直默默地回到住处，眼见他抖着手叫开了门。

开门的庄荪何等机警，已自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火。

那是一种羞怒的烈焰，火苗伸出眶外。

庄天行瞪着庄荪，似要透视她。

其实他对她很了解，因为他十五岁丧母，妹妹才四岁，由他一手拉拔大，兄妹从不隐瞒任何事情。

但自和冷玉及纪小秋一天到晚泡在一起后，她在蜕变。

变有渐变及突变,蜕变是一种较慢的变。

不是有心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她怎么敢?她怎么会作出这种无耻的事来?

庄天行一直在想这几句话,因为到现在他还不太相信。

不信自己的妹妹下流到如此地步,除非他自己也下流。

庄荪不安地扭着手道:“大哥,怎么这样看我?”

尽管她用力地装,良知却已显示它的浅在力量。

庄天行漠然道:“我应该怎么样的看你?”

庄荪道:“我不管,像我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庄天行道:“你似乎仍想让我相信你沒有做错事?”

庄荪大声道:“哥,我做错了什么事?”

庄天行现在才想哭,甚至大哭一场。

假如妹妹立刻承认做错了事该多好。

那至少可以显示她陷得不深,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她拉上来。

越是想遮遮盖盖,越是证明中毒之深。

庄天行一字字地道:“什么主意”。

很清脆的一个耳光,把庄荪打出三步外,白嫩的面颊上留下清晰的巴掌血痕,基於她的美好可人,真使人有些不忍,在三女之中,她是最美的一个。

他们已进入前院，但大门未闭。

此刻，司马超群和桑振东已窜入内院屋中，传来了怒喝声及怒骂声，素日他们都很迁就老婆的。

一个穷无立锥的丈夫，自然而然地会对妻子迁就些。除非妻子不安於妇道。

庄天行道：“关于那几件奸杀案，是谁出的主意？你不必再狡赖，也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我都要弄个水落石出！”

她信，她的大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庄荪低着头道：“最初是冷玉出主意，她说凭我们不缺腿不瞎眼，为什么老是过这种穷日子！”

庄天行大声地道：“穷并不是罪恶！”

话是不错，但能挺起胸膛的穷人能有几个？

这和有钱的王八坐上席的道理是异曲同工的。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喧嚣声，而且越来越近。

门外站着很多人，但前面五个人却是不无人不知的。

为首的是“星月双环”颜光，其次是“两仪手”马庆元、“云梦客”萧瑶，另外二人，一个上终南派的大弟子赵旭，还有一个是“百灵鸟”陈久。此人喜欢饶舌，传播谣言，不必付任何代价，他会把一件消息很快传出去。

这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嗜好，像“百灵鸟”一样，它鸣叫未必是为了悦人，可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已。